

战火中的



上

在与国民党政府「主和派」领袖汪精卫谈话时，我力图把话题引入反映他真实观点的「声明」上来，但没有奏效。汪精卫对我的回答好像和蒋介石一样，决心毫不妥协地对日抵抗到底。汪精卫是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正好80岁，只是看起来不超过60岁。他不苟言笑，说话严谨，他深情，仅中国自己不足以抵挡住日本人的进攻，而英国和美国永远也不会援助中国。

第三只眼睛看中国

(英) F. 厄特利◎著
唐亮 钟旭辉等◎译

第三只眼睛看中国

(英) F. 厄特利◎著
唐亮 钟旭辉等◎译

战火中的



上

济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火中的中国. 卷 1/ (英) 厄特利著; 唐亮等译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6. 12

(第三只眼睛看中国)

ISBN 7-80710-339-6

I. 战... II. ①厄... ②唐... III. 抗日战争—史料—中国 IV. K265. 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7680 号

- 责任编辑** 张伟卿
封面设计 大象无形设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(250001)
印 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3
字 数 1248 千
定 价 298.00 元 (共 10 卷) (平装)

(济南版图书, 如有印装错误, 可随时调换)

译 序

本书作者弗雷特·厄特利 1899 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一个左倾进步的文化人家庭，其父为一名同情社会主义的新闻记者。作者本人曾长期在苏联和中国工作、生活，本书即她于 1938 年撰写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抗战兴起的纪实性著作。译者这次重译，根据是伦敦费伯出版有限公司 1938 年英文版，译文不当之处还请读者多多指正。

目 录

- 译 序 (1)
- 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：香港和广州 (1)
- 第一节 香 港 (1)



晚上，我与斯坦尼斯上校在飞机场散步。他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和亲信

顾问，他憎恨希特勒，对蒋介石却非常忠诚，而且充满了一片赞美之情：“蒋介石晓得，若要成功地抵挡日本人的进攻，必须耐心等待几年。为此他再三向日本人让步，直到有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止。然而，到了1937年，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压力下，蒋总司令被迫与日军开战。”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第二节 充满奇迹的铁路 (21)



数月以前，日本人的飞机就开始了每天对铁路线的例行轰炸，而且在晚上更为频繁。黄昏时分，火车驶出英国人管辖的地段以后，便进入了危险区。夜色渐渐降临。仰望天上的满月，我们的心中极为忧虑。幸亏月亮被罩上了一层薄雾。我和意大利记者紧盯着途经的每个车站，我们发现，几乎每一个车站都有毁坏的房屋或废墟。

第三节 广州 (26)



我参观的最后一站是练武场。夜间，青年男子在工作了一天之后来到这里，进行步枪实弹训练。娘子军的练武场设在城外。使我感动的是，这些出生于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青年男女并没有移居香港，或躲进英国租界，而是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生存联系在一起。他们与医疗救护队中的学生、医生以及身穿黄绿军服的士兵一样，都是中国的希望所在。

目 录

第二章 武汉三镇 (37)

第一节 历史名城 (37)



汉口“洋气”很足。外国人的银行、办事处以及一套套公寓、一座座货栈，绝大多数仍为外国人所有；英美法意的炮舰停泊在码头附近，随时准备保护本国人的财产以及将他们送回国内。过去为英俄德日所有的4个租界，现已变成了4个“特管区”。1927年，它们曾成为中国民族主义革命力量试图剥夺的对象，但未想到今天却变成了武汉三镇唯一有安全保障的地方。

第二节 抗战中的武汉 (44)



无疑，蒋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对中国人民的忠诚具有充分的信心。我在武昌时，曾先后与蒋夫人和总司令本人会谈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他们的警卫人员竟如此的少：一个卫兵站在大门口，另有一两个在院子里警卫，全部加在一起也就这么多了。门口既没有接待员，也不小心仔细地检查证件。相比之下，斯大林不仅卫兵众多，戒备森严，而且神秘地生活在克里姆林宫，而日本天皇若非有成千上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万的警察上街巡逻，就不敢坐汽车出来。

第三节 与政府官员的会晤 (67)



在与国民党政府“主和派”领袖汪精卫谈话时，我力图把话题引入

反映他真实观点的“声明”上来，但没有奏效。汪精卫对我的回答好像和蒋介石一样，决心毫不妥协地对日抵抗到底。汪精卫是一个高大的男人，正好50岁，只是看起来不超过30岁。他不苟言笑，说话严谨，他深信，仅中国自己不足以抵挡住日本人的进攻，而英国和美国永远也不会援助中国。

第四节 与共产党人会晤 (87)



早晨，在史沫特莱和斯诺的陪同下，我应邀前往八路军司令部。当我步入司令部时，周恩来和王明便拍拍斯诺的肩膀，对我说：“我们把斯诺看作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，也是和我们最友好的外国朋友。”他们说这话时面带微笑，丝毫也没有开罪人的意思。然而，我仍然感觉到，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，在国外友人中，埃德加·斯诺远比我更重要。

目 录

第三章 从汉口到前线的第一次访问 (102)

第一节 经长沙到南昌 (102)



晚上，狭窄的火车分隔间里又热又闷，使人久久不能入睡。将近拂晓，我才昏昏入睡。等我上午醒来时，发现全身是灰，而且汗水淋漓。天气越来越热了。火车在一个

小站停下时，我将头伸出窗外，看到车站的墙上写着白色的标语：“打倒小日本强盗”、“献身领袖，保卫国家”。小商贩们向我们兜售水果和其他食物，妇女们卖开水给乘客。

第二节 空 袭 (110)



一位妇女抱着脸被熏黑的婴儿，死去的丈夫躺在她的脚下，旁边是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在大声哭叫；

一位男人手忙脚乱地试图救活他的妻子——她显然不在人们的救援之列，但仍有一丝呼吸；四肢残缺不全的孩子、母亲和男人，悲哀的气氛笼罩在人们的心头。一个小男孩趴在他母亲血肉模糊的躯体旁，大声地哭叫着，遍地都是被炸毁的汽车、各种碎片、烧焦的尸体和血水。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第三节 赶赴前线 (114)



我们随李姆来到一个伤员接待站。这是一些古老而又低矮的房屋，在手电筒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们轻手轻脚地从这些简陋的房屋中穿过。只见伤员们穿着肮脏的血衣躺在地板上，伤口上乱七八糟地扎着绷带。当手电从他们身上照过时，一张张痛苦的脸转向我们：半赤裸着的身体，破破烂烂的皮肉，残缺不全的四肢。

第四节 再赴前线 (124)



李将军身穿背心坐在架着电话机的木桌旁，他的背后是一张木板床，上面铺着草席，地上是到处乱跑的鸡，一个哨兵在门口站岗。李将军的指挥所堆满了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武器装备：机关枪、步枪、防毒面罩、信号旗、双筒望远镜、日本军官佩带的剑、从死者身上取下的“千针带”和随身护符以及许多日记和信件。

目 录

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会和战地医疗服务 (146)

第一节 战地医疗服务 (146)



中国绝大多数的部队医院卫生条件很差，伤员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躺在光秃秃的木板上，最好的也只是睡在竹床上，上面铺着一张干净的草席；最次的却只能睡地板，不仅没有草席，连夏秋的必要品蚊帐也几乎没有。伙食很差，按理说，拨给每个伤员的俩毛钱能享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，但一些医院负责人想的却是从中赚钱，这笔款子也就没有全用到伤员身上。

第二节 战地红十字会 (155)



中国红十字会医疗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的志愿组织，但其主要目的却是和战地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合作。我亲眼目睹了由于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存在而带来的变化：在长沙第九十五后方医院，两名出色的中国外科医生动着手术，房子干净得一尘不染，伤员吃得好好的，该医院甚至还有女护士、服务员侍候着重伤员吃饭。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第三节 布朗医生与八路军 (167)



布朗是一位带有早期基督徒仁慈品性的加拿大传教士，1938年春，日本人占领陇海铁路线时，布朗医生离开了他的传教机构。他说，他不愿在日本人的占领区继续充当传教机构财产的看管人，而是想去中国最需要外国医生的地方从事服务。当他听到八路军特别需要医生时，便前往中国苏维埃地区的首都——延安，和诺曼·白求恩医生一起工作。

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：香港和广州

第一节 香 港



晚上，我与斯坦尼斯上校在飞机场散步。他是蒋介石的卫队长和

亲信顾问，他憎恨希特勒，对蒋介石却非常忠诚，而且充满了一片赞美之情：“蒋介石晓得，若要成功地抵挡日本人的进攻，必须耐心等待几年。为此他再三向日本人让步，直到有自己的军事实力为止。然而，到了1937年，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压力下，蒋总司令被迫与日军开战。”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7月初的一个早晨，香港到了。在3个星期的旅途中，轮船穿过地中海，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；我懒散地晒晒太阳，消磨时光。离开英国时，我就怕汉口在我抵达之前陷于敌手。这种紧迫感，还使我不敢在香港这个可爱的城市逗留过久，好好研究一下所谓的“香港心理”。当然，短暂的停留仍然使我相信：香港的英国人比之上海的英国人，更多地带有传统的“上海心理”。香港的生存，所有居民的生计——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，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。但是，在香港的许多英国人仍然把中国看成是10年前的中国，害怕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甚于害怕日本人的帝国主义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香港富有的华裔英国人曾慷慨大方地为英国参战捐款，然而，对今天自己同胞的呼吁，却并不怎么在意。

1938年，香港称得上是世界最繁华的城市之一。自从1937年秋上海被日本人侵占以来，香港成了外国同中国进行各种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，这种贸易活动不同于外国人在中国与日本人所进行的。此外，香港还吸收了中国的全部流动资本。诚然，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可也是英国的一个直辖殖民地。正是这特殊的地位，使得香港既处于战争之中，又不在战争之中。不像中国的其他城市，它既没有遭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，也没有被日本人的机枪扫射，而且大大得益于战争。显而易见的是，香港的兴盛有赖于它和广东及中国的内地相毗邻。一旦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切

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：香港和广州

断与大陆的联系，它就注定要成为东方的维也纳，一个失去了营养的生物。可香港却不像上海，日军在上海的驻扎、日本人的傲慢与无礼时时刻刻都在提醒那里的外国人：如果日本在战争中取胜，那么，所有在中国的“白种人”都将面临何种遭遇。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：香港依然没有加入到战火中去，英国人照旧过着他们在东方习惯了的安逸愉快的生活，富有的华人充斥酒馆和饭店，洋洋得意地过着奢侈的生活，毫无耻辱之感。不仅如此，香港人甚至连建立难民营也老不愿意，他们不想安顿逃自广州的贫民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的华人中集资筹款却很容易。

香港的许多避难者既不像那些受饥饿折磨、衣着褴褛、命运悲惨的难民，成千上万地沿着内地的公路长途跋涉，或充斥于未沦陷的城市街头，又不同于无依无靠、夜宿上海街头的男女老幼，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慢慢地死去。香港的难民多半吃得好穿得好，而且有事可做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有的举家逃自广州，为的是躲避日机接连不断的轰炸；有的带着资本从各地来到香港，为的是在战争中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，仍然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；而广州或汉口的官员也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到这里，以求得生命安全。当时，除了爱国分子，有钱的广州人都逃到了香港，或至少也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这里。其实，中国是一个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。按理说，把如此众多的中国法币兑换成外币带到



战火中的中国（上卷）

香港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中国官员中的腐化习气，外国租界的存在，外国银行在中国所处的地位，都增加了严格控制外汇的困难。事实上，没有外国银行的通力合作，就无法对中国的资本实行真正的控制。香港由于属于英国管辖而没有战火，的确对中国有利。可与此同时，它又像上海的国际租界一样，使富裕的华人得以逃避税收，把财产转移到国外。

那时的香港，物价飞涨，生意兴隆，旅馆暴满，房价倍增，酒吧、饭馆和商店里处处是人。正当中国的其他城市惨遭战争蹂躏之时，香港却突然发迹起来。

不过，繁华来之不易。一旦日本人进攻广州，香港的财源就将被切断。人们或许会问，日本人有没有可能进攻香港？那时英国会不会出兵保卫？但无论日本采取何种行动，事态的发展已经显而易见地证明，香港的走运仅仅是一时而已。

1938年的夏天，世界上最繁忙的码头当推九龙。它是中国大陆上面对香港的一块“租界地”，也是广州至汉口550公里铁路线的起点。我乘坐的德国轮船就停靠在这里。它以最快的速度卸下中国的军需品，然后将开到神户，卸下日本的军用物资。紧挨德国轮船的是一艘意大利货船，它正在卸中国的其他军用物资。九龙码头还停泊着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国的轮船。当时，中国正尽其所能向各国购买军火，然后通过铁路线（虽然日本人每天都对它进行轰炸，

第一章 从天国到地狱：香港和广州

可从未成功地将其摧毁）运至长沙和汉口。为了购买军火，中国动用了全部外汇和战前寄存国外的白银；还尽可能多地出口茶叶、桐油、锰、锑、钨及其他商品，作为新的支付手段。中国知道，总有一天日本人会进攻广州，或占领汉口。于是，她赶紧储备武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当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相继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时，国民党政府宣布，已拥有的军用物资足够其应付9个月的战争。

军用物资的装运几乎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由于香港是一个自由港，而且又由英国管理，因此即使当事人想对此保密也不太可能。人们可以在宽阔的码头随意地散步，可以看到汗流满面的苦力们扛着沉重的箱子或精疲力竭地躺在岸边，可以记下货船来自何处。我在香港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：他是一艘商船的大副，船主是在香港的法国修女，船头飘扬的却是英国国旗。船长是美国人，而工程师和二副都是日本人，商船运载的军用物资则来自苏俄的放德萨。这就是航海贸易和军火贸易中所谓的“国际主义”。据说，唯一不向中日双方出售武器的是捷克斯科达的一家兵工厂。这种状况使人们很难存有为民而战的幻想，相反倒使他们想起了业已消失的战后文学：正当人们以理想或意识形态为名进行交战的时候，它告诫人们，要警惕全球武装倡导者的阴谋以及各种战争谎言，指出这一切只会加剧战争。一位法国传教士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道：只有英国、法国和美国从中日双方获取了所希望的一